

【姬屋藏郊】椒花坠红湿云间（pwp）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12723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127237>.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发郊
Character:	姬发,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26 Words: 5,900 Chapters: 1/1

【姬屋藏郊】椒花坠红湿云间（pwp）

by [junshanyue1010](#)

Summary

不开窍且美而不自知的太岁郊为了庇护族人别别扭扭地主动勾引武王……结果竟是……

殷郊伏在案上，两手撑着下巴，盯着面前托盘里的东西发愁。

那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纱衣，蜜合色的轻纱触感光滑，流动着粼粼的淡金光芒，领口用金线勾了祥云纹样——若是不问它的用途，看着…倒有几分矜贵。

方才有人来找他，是商族旧部派来的使者。姬发改立周天下后，殷商残部不服，时常骚乱，这回彻底犯了天颜，听说姬发要诛灭殷商全族以绝后患。

“请殿下垂怜，代为向武王求情，我等此后必决心归服，万不敢再造次。”

那人跪伏在地上向他叩头，哀求得恳切，殷郊却只是叹息。

早就改朝换代了，他一个前商的废太子，能做什么呢？伐商事成后，他受封太岁神，本应回昆仑去，是姬发说为王不易，请他留下来帮衬几年，他看在昔年情谊的份上便答应了。姬发倒是待他如座上宾，单独立了宫室给他居住，一应仆婢供奉，无有短缺，可从未有过说好的要他帮忙的什么政务。他每天待在周王宫无所事事，也逐渐品出来，姬发或有几分软禁之意，为的是用他来牵制殷商旧部。

殷郊想明白这层却也没有恼，为王的有些心计是应该的，况且他要真想走，姬发也困不住他，他留在这里若能叫姬发不疑心，从而庇护住族人的安危，也是件幸事。

可惜这群族人总不老实，明明大势已去，却总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套，枉费他在周王宫里小心翼翼，如今捅出了大乱子，更叫他难做。

“姬发封殷地给你们，我也劝你们休养生息，你们偏偏不听，出了事倒来求我。”

“殿下，我等实在是知错了，不得已觐颜来求殿下，殷商全族的性命，都系于您一身，求您开恩，我们再也不敢犯上作乱。”

殷郊凝眉，姬发现在毕竟是杀伐决断的武王，一切以天下和王权为先，他们君臣易位，又是谋逆的大罪，他有什么立场去求姬发一个恩典？便是豁出去求了，姬发也未必听，反而闹不好崩裂了他们多年的情谊。

可他又不能不管族人的性命，那些人多多少少都和他沾亲带故，血浓于水，他自然不忍心让族人丧命。

“唉——”殷郊长叹一声，“你们啊……我哪里求得了呢？他怎么会听我的……”

那人听了这话，语气却斩钉截铁起来：

“若殿下求情，陛下一定会听从。”

“你什么意思？”

那人把藏在身后的东西推到他面前，正是那件纱衣。

“殿下，此衣乃雪蚕丝织就，薄如蝉翼，软如秋水，穿上能使人光彩夺目，行动之间似弱柳扶风。这衣下藏有一包药粉，兑在酒里，能……”

殷郊听不下去了，拍案怒喝，“你要我去勾……”，却终究没把露骨的话说出口，硬生生憋回去，憋得脸上浮起绯红，不知是臊还是恼。

“殿下！全族人的性命都在您一念之间，您……”

“出去！”

殷郊别过头，指着门口下逐客令，那人待要再开口，他却先一步叹道，“东西留下，你走吧。”

于是就剩殷郊独自对着那件充满情色意味的衣裳唉声叹气。

天子一言九鼎，姬发如此震怒，寻常求情自是无用，可是靠出卖色相……难为他们怎么想出这么荒谬的办法！然而他终究没法不管族人的死活，沉默良久，唤了宫人前来。

“你去问问陛下今晚是否有空，我想请他……算了，我去找他吧，你下去吧。”

既然要求情，总要有个态度，最起码亲自去。殷郊心里仍犹犹豫豫的，行动上却不敢耽误，赶着起身收拾自己，沐浴熏香，换上那身叫他羞愤欲死的衣裳，果真轻盈若无物，滑溜溜贴在肌肤上，冰冰凉凉，全身上下半透不透的——他们哪里找来这么件衣服，该死！殷郊难为情地在妆台前坐下，看见镜中五大三粗的自己，不禁惭愧，心里打起退堂鼓，姬发身边莺环燕绕的，自己这姿色，哪里勾引的了。况且……他身下，还有那样一个秘密，姬发知道了，更会嫌弃，闹不好，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更别提救族人。

镜中人的眼里染上忧虑，若他真去了，姬发会不会因此恶心他……可是都到这一步了，怎么也得豁出去，好歹也是个机会，族人的性命要紧。对了，那包药粉，或许有用，殷郊深呼吸一口，给了自己一点底气，有那药在，若能成事最好，成不了也认命，要是姬发因此与他尴尬，他大不了跑回昆仑，只要脸皮厚，仙生漫漫，早晚就忘了。

豁出去了！殷郊心一横，随手给自己垂散的乌发绾了个结，剪了花盆里一枝含苞待放的玉簪斜斜插上，披上一件从脖颈盖到脚踝的雪白狐裘，取了壶酒装在食盒里拎着出了门。

此时寒冬腊月，殷郊一路踩着雪到了武王殿前，守门的宫人见他，不通报也不拦着，反而很自然地替他推开门。殷郊这厢却胆怯了几分，手心里沁出点细汗，想着横竖都要把脸丢尽，到底闭着眼视死如归般踏进了门槛。

姬发正皱着眉头处理政务，听见脚步声烦躁地抬头，见是他，神情瞬间松快了，连声音里都漫上惊喜。

“殷郊？”

姬发立即放下手头的琐事，起身向他走来。

“外头冰天雪地的，你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我忙完去找你就好了。”

殷郊头一次注意到原来姬发说话语气这么温温柔柔的，只可惜，他今天是要来辜负他们之间的情谊。

他内心纠结，默默垂下眼睑，不知怎么开这个口，说他是来行勾引之事的。

姬发看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额头上都渗出细汗，笑着说：

“披风脱了吧，屋里暖和，看你热得。”

殷郊听了这话浑身一颤，姬发见他异样，关切问道：“怎么了？”

殷郊在心里给自己拼命打气，抬头犹豫地看他一眼，随后颤巍巍地伸出手，当着姬发的面，解开了狐裘。

“姬发，我……”

姬发就这么定定看着殷郊一身风情展露在他面前。

这一身不愧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曼妙曲线堪堪藏在薄纱之下，胸前两点朱樱若隐若现，饱满躯体好似青山隐于晨雾，朦胧迷离，看的人抓耳挠腮。

这柔软轻透的纱衣穿在他身上，风情流淌，勾得人欲火焚身，却偏偏又带了几分矜贵自持的神性，衬得他容色昳丽，面若玉冠，唇不点而朱，眉不扫而黛，瞳翦秋水，波光流转……

他有点扭捏，微微低下头，松垮垮的发髻也垂下来，鬓边几朵雪白的花苞弱弱倚在乌黑浓密的发间，竟有几分欲拒还迎的味道。

姬发看的眼里火起，心里也跟着烧起来。

“你……”他开始口干舌燥，声音低沉暗哑。

殷郊被他盯得有些窘迫，心想反正都到这一步了，不如做完全套。于是他假装忽视姬发的目光，壮着胆子径直走到书案前放下食盒，一边取里面的东西，一边干笑着和跟姬发打哈哈：

“啊，那个我一觉睡到这时候突然想找你喝酒，连寝衣也没换随便披了件披风就来了，你……别介意。来，陪我喝一杯，哈。”

他倒了一杯酒递到姬发面前，两眼笑盈盈望着他，心里紧张得要死。

姬发舔了舔嘴唇，冲他邪痞一笑，把酒杯接过来。

“快……快喝呀。”

殷郊见有戏，心里一喜，双目涌上期待。

姬发状作嗅了一口，随后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来。

“这酒里，放了催情的药对不对？”

计谋被识破，殷郊心里凉了半截，后退半步，眼神躲闪不敢看他，姬发见他泪光点点，神情破碎的模样，心里偷笑，跨上前一步直视他，眼神咄咄似乎要把他看穿，逼得殷郊连连后退，姬发就一步一步挪动跟着他。

“咻——”他的腿碰到了书案的木腿，手拄在案面上，已是退无可退，他只好抬头看姬发，眼里带着委屈。

“姬发，我……”

姬发不明觉厉地笑笑，举起酒樽仰头一饮而尽，在他的惊愕中，姬发抚上他的脸，柔情道：

“殷郊，我一见你，就醉了，哪里需要酒呢？”

殷郊渐渐读出这话里的深意后愣住，然后他感觉自己的脸烧了起来，心里砰砰乱跳。

姬发……姬发他，也喜欢我？

也？为什么下意识说也？难道……他心里一直喜欢……

殷郊懵懵地看着姬发，不知所措，姬发回身又倒了一杯酒，自饮一口，勾过殷郊的下巴，吻上那花瓣般的唇，醇香的酒液被渡进口腔，熏得殷郊眼睛蒙上水雾，脑子里的弦也断了。

姬发抛了酒樽，两手捧住他的脸吻得痴缠，殷郊的唇柔软饱满，亲起来像掉进了蜜缸，越粘腻，越勾人深陷其中。

在湿热到快要窒息的亲吻中，殷郊不由自主扯开自己的衣带，柔软的薄纱自肩头滑落，没有丝毫阻滞，顺着他光洁的肌肤飘落一地，他就这么赤裸裸现在姬发面前。

姬发松开他的唇，喘着粗气用目光侵夺他身体的每一寸，眼中迸发的欲望仿佛下一秒就要把他吞吃入腹。

他伸手抚上殷郊胸前的朱果轻轻磨蹭，那红樱瞬间在他掌心变得坚硬，他覆上整个胸乳过渡手心的温度给他，感受着殷郊微微颤抖的乳肉与越来越湿重的呼吸。

“啊……”

姬发没忍住掐了他胸口一下，换来殷郊一声细喘，随后软了身子，膝盖打弯就要向前倾倒，姬发揽住他让他挂在自己身上，便转身扫落桌上的简牍，扯过殷郊把他放躺在上面。殷郊迷迷糊糊地感觉天旋地转，刚睁开眼，姬发又吻上来，两只手也不老实，在他身上游走，抚过一处便引起一阵战栗，他觉得自己像一块案板上的肉，由着姬发搓磨摆弄，关键是……他竟体会到微妙的快乐，甚至想要更多抚摸。

事情怎么就发展到了这一步，他努力想从情欲中扒拉出一条思绪，一张口却是听得人骨头都酥掉的娇吟。

姬发忍着欲火焚身仔细开发他，手上动作终于步入正题，绕进他股间，触到一片温暖湿滑的巢穴。姬发愣了一下，手指前前后后反复刺探，终于确认了殷郊就是多长了一口穴，不由得心里暗喜。

殷郊却被他来回戳弄这几下搞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似乎有一团酸楚的感觉聚集在小腹却不得纾解，身下那条缝也漏出越来越多的花液。好难受，是从来没有过的感受，他哀求地看向姬发，姬发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轻声道“别怕”。

下一刻姬发掰开他的双腿，直视他两山之间吐露清液的泉眼，然后朝那朵嫣红潮湿的花轻轻吹了口气，惹得花瓣微微翕动，渗出更多蜜露。

“很美。”

他停下来，喃喃道。

“嗯……你……你不介意？”

殷郊试探着问他，连带着一串含糊不清的喘息。

姬发坚定又痴迷地摇摇头，“怎么会呢？很美。”

说完他拿起一旁的酒壶，对着壶嘴灌了一口酒，随后俯身把酒液渡进那口一翕一张的花穴。

“啊啊啊——”

从来没有被认真触碰过的柔弱秘地哪里经受的起这般刺激，那花瓣太过娇嫩，被辛辣的酒液灼烧得有些疼，殷郊吃痛喊叫，姬发的舌头却不依不饶舔了进去，推着酒液流动得更深入，让紧窒的穴道也浸透琼浆玉液的醇香。

火辣辣的疼，又有一些说不上来的奇妙快感，殷郊觉得自己好像化身江水，春潮漫过，姬发的舌头游鱼一样在他身体里流窜，他们彼此在波涛迭起里浮浮沉沉。

这感觉让他无比心安，却抑制不住想流泪，于是他红了眼睛，在他以为眼泪要夺眶而出时，决堤的却是身下，湿热潮水奔涌而出，他随即感到从小腹向上飞速窜起一股强烈的快意，冲上他的脑门，牵引他坠落在缭绕的云端。

他高潮了。多年来一直是处子之身的太岁神殷郊，头一次体会到凡人最珍贵最隐秘的极乐之事，怪道人家都说什么软玉温香，赛过活神仙。

殷郊还没来得及过多感慨，竟是无尽的空虚翻涌上来，好想要更多……他不自觉夹紧了双腿，姬发也明了他的意思，何况这一会儿早已忍得一点就着，便起身伸手解开自己的腰带，坚硬如铁的阳物从衣料间支愣出来，殷郊却拉住他的衣袖，一脸泫然欲泣。

“能不能，不在这里？太硌了，难受……我不喜欢。”

“好”，箭在弦上，额头青筋暴起，姬发仍是生生忍下，轻啄了一口他的唇，柔声哄着，“我们去床上。”

他才不会让殷郊受一点委屈呢，这是他们第一次，天知道他等了多久，他一定要让殷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意，这案桌，日后玩玩花样还行，哪能让殷郊就在这里把自己交给他。姬发把人打横抱起，疾走到床边，又像对待一件易碎的珍宝般轻轻放下，殷郊陷在柔软的床褥间，墨发彻底散乱，泻了满床，青丝光泽更胜丝绸褥面，那株玉簪贴在他耳边，随着他的喘息微微起伏，花影乱颤。

“好香。”

姬发闻了闻他发间的玉簪花，咬着他的耳朵道。

“嗯……”

“殷郊，我是说你。”

姬发流转到他的颈窝深嗅，昆仑仙人身上的神香有着冰雪的澄澈，甘露的圣洁，细腻又磅礴，岂是凡间花草香料堪比。明明高贵得没有一丝可堪亵渎的意味，却偏偏把他勾得五迷三道。

他的神君，他的殷郊，此刻慷慨地献上玉体任他采撷，无需再忍，姬发褪尽自己的衣物抛出床外，扶着阳具便要刺入那早准备着接纳他的花径之中。

殷郊却轻轻推了推他的肩头。

“怎么了？”

他哑着嗓子问，殷郊不答，抬腿用玉足勾开帘钩，朱红纱帐瞬间倾泻下来，锁住满床春色，旖旎风光便只在这一方天地里流淌，连一丝外泄的缝隙都不留。

而后殷郊弓起身子，搂住姬发的脖颈，主动献上湿热的朱唇。

姬发压着他重新倒在床上，伴着缠绵悱恻的湿吻，一寸一寸刺入那处秘境。

“唔……”

那处细窄幼嫩，随着姬发的深入被撑得又胀又痛又酸。

好疼，像要裂开一样，殷郊痛得嚤嚤低泣，姬发怜爱地吻去他睫毛上的泪珠。

“别怕，一会儿就好了。”

似乎要让他长痛不如短痛，姬发突然挺腰发力，齐根没入，剧痛之下，殷郊手上没轻没重，在姬发背上抓出一道道红痕。

然而一瞬间撕心裂肺的疼痛过去，竟是细细密密酥酥麻麻的快感交错上来，姬发开始在他身体里律动，他被带动着起起伏伏，呻吟一声高过一声。

滑嫩的穴肉逐渐适应了姬发的粗硬，纷纷痴缠上来，绞着他不放，在一次次直抵花心的撞击中，越来越潮湿，湿意如云气聚拢山峰，等到层层浓霭掩住暮色，才化作暴雨倾盆而下。

这便是……凡人之乐吗？在昆仑的风雪里禁欲潜心修行多年，都不抵这一时坠于尘网的极乐。

雨脚如麻，殷郊墨瞳蒙上水雾，仰头吐气如兰，喘出一串串细碎的呻吟，浑身颤抖如雪浪翻涌，架在姬发腰间的玉足舒爽地蜷起。姬发深顶几下，也在他花穴里汹涌的浪潮中泄了身。

待那物软下来，姬发缓缓从他体内抽离，殷郊卸了力倒在枕上，眼睛半睁不睁，鸦睫轻颤，他脸色绯红，湿汗淋漓，几缕乌发被汗水打湿粘在鬓角，长长的发尾又散落在细腻圆润的肩头，那株玉簪花早被搓磨得蔫了，白花若隐若现在乌发里，散发着一丝绚烂到极致后的腐败气味。

真美啊，美得不真实，似镜里花颜，水中胧月。

姬发眼中欲色未褪，压抑着粗气用目光勾勒眼前的景象，殷郊身上蒙了一层薄汗，却仍光洁无暇，他应该在这具躯体上弄上独属于他的痕迹，盛满爱意与欲望的花瓣一般的痕迹，嫣红的，青紫的——不行，不能弄得又青又紫，会很疼，他舍不得。

目光向下，饱满肉腿之间那口娇艳到糜烂的花穴，还在一颤一颤往外吐水，从那里流出来的，红红白白，有潮吹的淫水，有他射进去的精液，以及……丝丝缕缕腥红的处子血。源源不断的汁液顺着这么一条窄缝淅沥沥地流淌，弄得床褥湿了一片。

这皱巴巴的床褥上也是爱痕斑驳，神君的落红纵横点点，好似狂风暴雨摧残后飘零一地的落英，惹人怜惜，却更想再狠狠蹂躏一番，把它碾捣出淫靡又沁人的鲜红浆液。

这沉溺于凡间爱欲的神君，只为他一人展颜，也合该由他一人放肆侵犯。

姬发这样想着，也这样做了，红纱帐里欲火重新燃起，湿重的喘息复又缓缓流动，他去吻殷郊的眉眼，殷郊的唇，然后是脖颈、肩头、胸乳……他用灼热的掌心细细丈量殷郊肌肤的每一寸，而后用唇舌种下暧昧的痕迹，让太岁神君圣洁的躯体上绽放出万千花蕊。

跨间昂扬坚硬，他再次没入殷郊体内，找到能让他颤抖着流出更多蜜露的花心，变着花样的研磨，时而急促如骤雨，时而温和如煦风，戳弄得殷郊只顾得上娇喘吟吟。

殷郊终于是他的了，又一次潮水漫过，他听着耳畔心上人破碎的呜咽，无比满足地想。

烛影摇红，满室馨香，轻轻晃动的纱帐里两具朦胧的身影还在忘情纠缠。呻吟缱绻，欲浪荡漾，春光旖旎无限，这夜还长着呢。

翌日清晨，姬发要与群臣议事，便起身穿衣，方要下床，却被殷郊拉住了手腕。

“你多睡一会儿，等我回来。”

姬发回头，在他眉心落下一吻。

殷郊摇摇头，纠结着开了口：

“我……我有事想求你。”

说完他松了手，神情有些黯然，姬发见状关切地问：“怎么了？”

殷郊深吸一口气，拄着手臂支起身子，望着他的眼睛小声哀求：

“求你……能不能，放过我的族人，我担保，他们再也不敢惹事。”

锦衾从他肩头滑落，露出一身爱欲痕迹，姬发看得眼里一热，听清他的话后，咽了口唾沫，疑惑道：

“你的族人？他们怎么了？”

殷郊也愣了，美丽无双的眼瞳里盛满懵懂，让人不禁想狠狠欺负。

“他们不是叛乱……要被你诛灭吗？”

姬发望着他那对又勾起他火来的眸子，故作淡然：

“殷商旧部之乱，上个月就平息了，这回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我仍把他们安置在殷地，你放心。”

“那……”

“哈——”姬发笑得狡黠，似奸计得逞，他伸手拈起一绺殷郊柔软的墨发把玩，深深看着他，悠然道：

“郊儿，你以为，殷商旧部的使者，哪里能光明正大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跑去内宫见你，还给你献计。”

“这一切是你安排的？”

殷郊顿时瞳孔地震，恍然大悟的真相令他恼羞成怒，欲掀被子砸他，想到自己赤条条的模样，只好又搂紧被子护在胸前，气得憋红了脸，纵有千言万语，此时也结巴了。

“你……你无耻！”

无耻就无耻，厚脸皮的姬发反倒一脸委屈，凑过去不顾他的反抗把他紧紧箍在怀里。

“郊儿，你若心里没有我，怎么会同意呢？别怪我，好不好，我也是……不敢笃定，才想了这个法子。”

姬发把头埋在他发间，隔着乌发细细摩挲他的脊背，一字一句带着哭腔，缓慢又真诚地说道：

“郊儿，我是真的爱你，我怕你离开我，又怕唐突了你。原谅我好吗？”

他说得恳切，殷郊一听心就软了下来，想起昨夜的疯狂，而自己原来也是喜欢姬发的，慢慢也就消了气，却也无奈姬发这个傻子，喜欢自己竟然不敢直说，非要整这些弯弯绕绕。

“郊儿……”

姬发松开他，扶住他的肩膀与他对视，几乎要哭出来了。

殷郊见状，叹了口气，垂眸小声道：

“我……原谅你了。”

姬发立即欣喜若狂，又把他拥到怀里，得寸进尺道：

“郊儿，不回昆仑，留下来，做我的王后好不好？”

殷郊倚在他胸前不做声，任由姬发手不老实地在他身上乱摸，良久，传来一声闷闷地：

“嗯。”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